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二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頴卷二十

記

御試乾清宫讀書記　韓菼

學稽古聖恭天成命嗣無疆大歴服皆擅神靈之資生知安行允臻厥道必孜孜于典學稽古以多聞集事施於有政治績大彰然自堯舜以來性之之質既鮮而厥修未純亦或勤而罔繼卽有令辟治不古若過此以往

尤蔑有聞天啓聖人斯道攸托我
皇上躬堯舜之資允執大中即位以來惟敬
天法
祖用布誠和於四方知千餘年不傳之緒罔不在於遺
經既得之自性尤加以
聖心闡圖書之秘溯濂洛之宗日愼一日緝熙光明以
涖萬幾細大具舉間者小醜亂略四征弗庭敷文德於
堂階之上昭神武於敷天之下用濟大師之克以成萬

世之功夫湛恩普被至渥也鴻猷駿烈至偉也載稽往
策彰文治者或詘于武功而大業成者或弛其初服故
舜之德至矣臯陶祇稱之曰罔愆禹之功至矣孔子祇
稱之曰無間文武之謨烈彰矣而詩歌之曰無缺夫數
聖人乃振古之所未能幾而屢免乎人情之所時有蓋
若斯之難也小雅六月諸詩多歎美宣王然至沔水鶴
鳴而微辭見矣我
皇上兢兢于大命之不假易成功之不居以不已之誠

行不息之健時未闡明

御乾清宫延接儒臣陳説古訓四子五經將以次闡繹

天言往復靡㪅不窮及視朝之暇深宫淵黙研精味道

松雲棟牖酬對先聖相恱以解常夜分忘寐以至于挈

壺告時雞人司旦猶弗輟也夫接見儒臣暫也而夙寤

晨興之弗皇寧者韋帶之士所猶難也披尋往牒迹也

而精微之獨授受者大賢以上所弗能窺也葢

聖心惟恐有慿有間有缺或如宣王令德之不終用是

退省以質諸數聖人云爾微臣陪法從之末無能仰測高深之萬一顧記言記動其職也形容盛德以期于永永勿替亦臣之分也謹拜手稽首略次其所及知而恭為之記以備左右史之餘篇

寶翰堂記　汪琬

前禮部尚書臣王崇簡偕其子今工部尚書臣熙延臣琬過其私第第有堂三楹顏曰寶翰葢臣熙構之以敬藏

世祖章皇帝所賜

御札及書若畫之所也於是導臣琬俾與觀焉軸以象犀襲以文錦發函啓帙爛焉盈目琬既畢觀則臣崇簡又命之曰女其記之臣嘗逮事

孝陵不敢用固陋辭謹拜手稽首爲之記竊惟我
世祖章皇帝以天縱之姿神武之烈受天成命西剪巨
寇南平小蠢十餘年之間溥海内外罔不賔服天下旣
定然後躬屈
至尊數引見左右侍從通今好古之士講譯詩書修明
禮樂舉郊祀之典考求藉田幸學之儀以肇興文治當
此之時日不暇給矣及其萬幾稍閒則又能屏絶他好
游戲翰墨之林揮灑淋漓渲染生動奇葩異藻閒見層

出訖於今日其藏弆
天府者固不知凡幾而寸縑尺素流傳人間公卿大夫之家皆襲潢而寶惜之夫亦不為少矣臣熙起家禁苑既用文學才望受知於
上於是出典制書入備顧問遊獵廵幸未嘗不在交戟扈蹕之次如此者凡十有四年而尤以恪恭勤慎獨為
天子所親信故數蒙書若畫之賜視他侍從所得殆有加焉然後知君臣相得葢自晚近數百年以來未有及

臣熙所遘之盛者周書君牙之誥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古王者所期望於大臣如此若我

世祖之在御也功崇德懋亦既措天下於乂安而又愼擇一二腹心心膂之佐如臣熙輩者用輔毘我後人其知人不可謂不明詒謨不可謂不遠且大矣然則竭股肱之力奉揚

嗣天子丕顯休命以無忘

先皇帝之知遇而侈寵錫於無窮是皆臣熙之責也書

又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臣於王氏父子見之矣



臺灣載舉賓興記

陸棻

疆宇貴於日闢者非僅籍戶口府山澤計也不忍其人之不並育將取鱗介而衣履之且以詩書馴彼獷悍之性也歲庚午奉

天子命主校九閩惟臺灣每科額中至字號一卷始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迄今四年獲雋者二人矣臣於是伏見我

朝立法之善聲教所被弘以深而遐邇勿間也既撤棘

詢臺灣之風土於諸父老父老踴躍而前曰微太史問
固將籍輶軒以入告其謂此一方民日漸漬於聲教而
全閩百姓得以含哺鼓腹無雞犬驚戴
聖朝之日月世世罔有紀極葢其地在彭湖嶼之東延
袤約二千八百餘里古稱雞籠淡水者其一也其人依
山聚族以居名爲土番無官長徭賦丁多者雄椎髻祼
逐男子穿耳婦人束皮布裙蔽體婚娶不以媒妁遇長
者於途則背立俟其過以展敬有事集議亦使長者居

上宴會則團坐以竹筒酌酒跳舞而歌烏烏無歷日文字視草青為歲首性好勇裹藤善走履棘刺如平地村落相仇則以兵詰旦解嫌和好如初不習舟楫故畏海捕魚僅緣溪澗而善用鏢鏢長五尺有咫竹桿鐵鏃銛甚鏢麀必中冬日無不飽麀者射雉則拔尾以為幟棄去不食地多產竹巨者數拱長十餘丈伐以搆屋恃鹿耳門九曲水以為險土宜五穀不以水耕硫磺富于巖壑之下兼以曝鹽爇炭利其生估客流氓廛居列肆珠

璣布帛錢刀之屬恒以時聚亦有鬬雞走狗簫鼓琵琶之嬉而讀書識文義者無一人焉葢自古以來聲教不相及也我

皇上德威所播正朔所頒西洋荷蘭暹羅琉球以迄海外諸國咸不待諭而自至歲貢罔有闕顧兹彈丸黑子奚裨職方氏之版圖而逋寇未靖往往乘隙以擾海濱隴陌又立法苛猛虐用其民臺人吾人寧袵席外棄之

予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

勅鎭臣率一旅降其將卒收其土地エ之于

朝爰立監司分長吏設學校重師儒一切規畫與内地

等八年之閒生聚敎訓島俗丕變皆知有品遜愛敬之

道俎豆揖讓之禮每科輙舉鄉貢士一人以應賔興受

天子恩至渥也父老之言如此猗歟盛哉聲敎無外亘

古所未有也抑閩之内固者必有外蔽樹藩戢籬所以

綢繆牖戸也閩之有臺灣猶甬東之螺峰吳之姚劉沙

粤之黎母山也崇明建則崑虞安堵瓊管置則番禺息

烽定海設則四明箙矢此封守之明效大驗也臺灣鼎立郡邑而金厦銅鰲閩疇昔之邊防外汛恬然拊諸戶庭之内矣可以奠金湯可以遂耕鑿然則一隅所繫不綦重哉書云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此之謂也謹記

大同府威遠衛重修學記

朱彝尊

庠序學校之設非王政之本與三代盛時其地自黨遂達國都莫不有學其人自天子之元子以及士庶人子莫不入于學其典禮政令則自釋奠釋菜習鄉習射執醬執酳以至獻酳酢獻罔莫不備舉于學又擇君子之儒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者以為之師士之入乎學者俎豆筐篚象勺干籥有其器鞉鼓椌楬笙鏞琴瑟有其音屈伸俯仰盤辟綴兆有其度藏修息游有其所而師氏以

三德三行教國子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賔興之上無私師下無私學此三代之學所以盛美而大備也後世學日以弛典禮政令聽州郡吏專制之于上不必盡舉于學其僅存不廢者春秋上丁廟祀孔子釋奠釋菜而已為之師者未必盡擇君子之儒徒塊然自處學宮使之不由其誠教之不盡其才士亦隱其學而疾其師視學校為不急之務由是學宮坐以傾圮至有終歲不游于學者嗚呼學校王政之本至視為不急之務而聽其

傾圯此君子之儒為人師者所甚憂也威遠衛當大同關塞之衝士之習于文事者盖寡自邊隅晏安士始以絃誦相勵而敎諭王君復能以仁義忠信之說善諭之衛故有學歲久將圯王君率諸生某等新之諸生咸樂趨事堂廡寢筵搆櫨榱桷戟門壁池莫不具飾不侈不陋工既竣向予請記嗚呼三代之學其得存于今者僅矣自夫師之不嚴而道不尊士于是失端本之學不知順行以事師長則無良師為之也若王君者樂善不倦

可謂知本之君子矣昔魯侯既作泮宫詩人頌之有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至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諸生能廣王君之心日相與藏修息游於是講其德行習其文藝孰謂三代之學不可幾于今日也哉

杜尚書疆理閩粤記

朱彝尊

皇帝受寶命一十九年海波不揚金門厦門以次列戍於時總督福建軍務都御史臣啓聖上言令投誠之衆率前遷徙界外之民勤歸農則無田可給勢將復去為盜莫若以界外田地按籍給還幷弛海禁收魚鹽之利給軍食疏下廷臣議僉持不可二十二年夏靖海將軍臣琅克彭湖島秋臺灣平捷書至

皇帝嘉悦解衣賜琅幷製詩襃美焉諏吉日告祀

孝陵冬十月戊寅

皇帝若曰海壖之弗靖權畫地以民遷民之蕩析朕盡傷于心久矣兹海滋永清界外田畝宜給還耕墾洛汝工部侍郎世鑑副都御史呀思哈偕往江浙吏部侍郎臻内閣學士石柱偕往閩粤欽哉其善體朕意定軍之制圖民之艱於是杜公拜

命出是月己丑發京師明年正月踰大庾嶺

皇帝申命進公工部尚書公乃諏日展界自欽州之防

城始遵海以東歷府七州三縣二十九衛六所一十七巡檢司一十六臺城堡砦二十一給還民地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頃復業丁口三萬一千三百定懸軍之營二十八而廣東之疆理復矣自福寧州西分水關始遵海以東歷府四州一縣二十四衛四所五巡檢司三關城鎮砦五十五給還民地二萬一千一十八頃復業丁口四萬八百定懸軍之營三十三而福建之疆理復矣是役也公往還嶺海舟車之跋涉不啻三萬里蠻烟瘴

雨毒霧之交侵蛇蛟之屢舞公與傔僕六七臥起油幕虎觸其藩不懾鬼嘯于林不驚僉謂公之大勇賁[illegible]莫及行則射麋以為粻縫蕉以被體安于惡衣食而不求温飽忘一身之辛劬勞來安集俾坻反其宅商趣其墟苗秀于田水歸于壑牛宮豕圈雞栖鴨闌各得其所甫終歲告成于

閣下公雖不自言功而功已蓋于南國矣當周盛時召康公以重臣克親民事詩人懷之曰昔先王受命有如

召公曰辟國百里其後穆公繼之詩人又詠之曰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夫以二公之奏績于先後者公以一人兼之宜為
至尊注意而六卿掌其四也公既歸田考終特未邀易名之典爨尊公之里人也慮公巡視本末未上諸
國史因追憶聞于公者麤舉大綱作記焉

瀛臺

御試記　　徐元正

瀛臺在

外朝之西碧水揺空林巒隱約類瀛洲之勝故以瀛臺名中為

勤政殿

皇帝嘗聽治其中左圖右史大樸不雕存茅茨土階之舊焉甲戌閏月

上召詞臣及部院臣之曾在翰林者
賜食於殿前蓋異數也是日也旭日澄鮮曉風和霽
鑾輿將至羣臣跪迎道左
上為垂顧諸臣遂附清塵入苑門而左屏息以俟既而
方舟翼然自烟林中出攝衣而登望浮橋曲折時隱時
現於蒼葭綠葦間如遊龍蜿蜒水面朝霞映入波光皆
成五色舟至
勤政殿前分左右班

上命列坐丹墀下栁翠拂衣槐陰蔭席塵土小臣得奉
主恩側身瑶島眞肺腑皆濯氷雪矣已而六膳三漿絡
繹以至中使復傳
天語體恤周渥如太和之鼓萬物人皆向榮宴畢謝
恩訖復導至
豐澤園園無丹雘雕鏤之制一望田疇土疏水灌塍畦
繡錯綠苗搖偃縱者為阡横者為陌高者為場圃深者
為溝洫麥隴陰陰鬬雉鳴也水田漠漠白鷺飛也藻荇

披紛游魚樂也渚蒲蒙密鳧鷖集也井落之制宛然樹
藝之規咸備仰見我
皇上首重民事宵旰不忘奚待繪豳風而始知稼穡也
至於綠垣修廡之間碧篠叢篁檀欒櫹矗旣滴露而迎
風或拂雲而映日清嚴
禁籞之中遠過淇泉渭川之勝葢惟我
皇上涵濡茂育德無不至故草木暢遂百物咸若東南
竹箭盡獻瑞於

帝苑耳於是遐覽既周設席陳几隨地布列或蔭竹林或依茂樹或倚廣榭或遵曲沼細至赫蹏湘管

睿慮無不詳盡

御題宣後復人

賜酒果粔餌沆瀣瓊珍皆出自大官異製或有懷之而歸者以為榮寵羣臣感激惶悚各奮乃志抽管搆思

上為訓定日未移晷隨所呈而甲乙之不爽銖黍是日也德意隆洽

恩禮兼優不特近今所希遘抑且往古所未聞禮容以
接泰交之象也式燕以譽在鎬之義也矢音以陳卷阿
之盛也微末咸周逮下之仁也不但此也知稼名軒所
無逸矣耕穫有省敬天時矣階菼無華重民力矣一舉
事而超軼古今類如此 臣 感被隆遇莫報涓埃
天顔咫尺之下瞻視惟謹不敢備覽謹以所見退而敬
為之記

皇清進士題名碑記

吳苑

自唐制以進士取人相沿百千年至於今不廢其為法也益密其為途也益嚴天下莫不種學績文延頸企踵輻輳並進以庶幾一遇葢
朝廷之人才由是以升者十居八九而士大夫之所尚亦恒在於是焉唐李肇國史補云進士為時所尚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竊意諸進士曲江宴游聯鑣接席飛文鬬酒時聊以誌其同授身名朋友相與之

樂事而已然士子之所尚如是而上人所以風厲其下者亦遂因之以示意焉故國家有進士題名之碑雖不知始於何日要其從來舊矣蘇文公曰治天下者審所尚范文正公曰三代以下士惟恐不好名聖王之取材也兼收並蓄無擇於胥靡管庫然其所尚者可知已庠序學校以董之詩書禮樂以習之師儒父兄以督課之賢卿相大夫以鑒裁之大農水衡之錢耗於舉子者無算其重如此而及其既第之後無所別異泛泛然萍浮

於仕宦之途其身雖貴而其名亦已湮矣則何以示所尚而勸天下士乎夫士人抑首雒誦屏戶外弗事箋疏傳注穿穴蠹腐如此其勤且勞也升於鄉者百不得一焉雋於禮部者十不得一焉或白首窮經或少年盛氣幸而一遇則其精神文采流露而表暴雖不足幾於古之立言者而其所業亦不朽之一端也為之大書深刻列其姓名以傳之於世則其遇者可以自榮而不遇者亦未嘗不可以共勸此礪世磨鈍之道也然則是碑也

其專為士而設乎且夫朝廷之所取材者多矣非其上之所尚則其賢固可録而不肖者亦可忘也今有人焉董之庠序學校之中習於詩書禮樂之事督課於師儒父兄者久鑒裁於賢卿相大夫者精而又嘗耗大農水衡之錢如是以進者則上之所以望其竭忠効能首公砥節孳孳矻矻以圖利於國家者為何如哉則下之所以竭忠効能首公砥節孳孳矻矻以圖利於國家者宜何如哉苟可聽其没没而無聞則其人亦竟可没没而

遂已也今亦既大書深刻列其姓名以傳於世矣其賢不肖方為天下所指名孰敢不淬礪鼓舞鋭營職業以蘄不辱乎其名不辱乎其名則國家之事固已集矣然則是碑也其抑為國家而設乎我

世祖章皇帝廓清海宇文明煥開十八年間握鉛持槧之士由科第取卿相者殆不可以數計今

天子欽明文思聖學邃深邁唐軼虞比隆三五菁莪之所樂育庶鳴之所薦送雲集輦下射策中程者其名氏

籍於禮部焜然可稽葢自順治丙戌訖康熙辛未為科
十有八矣然惟丙戌為龍飛首科碑亭巋然壯麗繼此
未及踵行康熙二十六年御史疏言請令本科進士見
為京官或其子孫在朝者立石並刻
殿試榜文
制書一道於碑額以彰
國恩
工俞已久迄今數載未及鳩工𦆠叨典成均誼當董倡

因筭石料工價書丹篆額之費凡需白金若干兩告之在朝諸君子莫不薦貸以集事經始於康熙壬申落成於康熙癸酉其碑用青白石高八尺二寸濶三尺厚七寸五分座高二尺濶四尺厚一尺五寸皆與前制相準已事而竣既整且堅觀覽之餘肅然生敬因為叙其係於士與國家之大者如此以見非若唐進士宴遊題識無關輕重云爾

國子監題名碑記

陸肯堂

康熙二十四年春
皇帝策試禮部貢士臣肯堂等一百五十人
賜臣肯堂等及第出身有差例得詳其甲第名次姓字
屬籍書石而鐫諸太學夫太學乃天下士之所聚而遊
而制科為
朝廷取士之大法以
朝廷之大法而立石於天下士屬耳目之地葢有作興

勸戒之義存焉非徒脩舊典而已也我國家以制科取士久矣

天子聖神文武禮樂修明自黨庠塾序以上達於王都辟雍鐘鼓之盛洋溢海內而天下之士皆靡然嚮風故三年則興其賢者于鄉又聚直省所貢士數千人試之於禮部而拔其尤者以進於

天子之廷然後

天子臨軒策之而定其甲乙葢

朝廷所以取士之法一聽諸有司進退之公而儲以為
天下國家之用其制數十年循之而未有以異也迨乙
丑春舉行會試
上既擇左右大臣總領厥事乃獨頒
御題者再
欽定榜名
賜勅者一多士風簷帖括皆得上邀
睿鑒而後復

臨軒策之而定其甲乙葢是科取士更不同有司進退之常而
聖天子慎審精詳以光大棫樸菁莪之治者為自有制科以來所未曾覯五月朔日
工御保和殿選庶吉士畢復
命大學士等宣諸士而誡之曰士子平日讀書稽古原欲窮經致用乃一登仕籍往往營求干進喪厥懷來今爾多士宜守其初心勿渝素履凡受内外職任當益加

黽勉清操自矢恬靜寡營循分盡職潔己愛民以副朕造就人材至意煌煌
天語聞之者無不聳惕震慄感激奮興退而相與歎
聖天子之所以取士者慎審精詳而臣等以一介之微受
朝廷知遇之恩誠曠世所未有也葢上之所以求材者惟其法而下之所以應上之法者惟其材然人之材有非法之所能周則必有以鼓舞振勵乎其心然後天下

皆欣欣然樂就於所趨而不倦惟
聖天子愷悌作人而旻然出於常法之外故有司之所
相循為故事者
親舉而擯之譬諸天以剛健不息之心而流行發育乎
萬物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物無精粗鉅細莫
不各成其材
聖天子以至誠懇惻之意畢貫乎至纖至悉之間操之
以至精取之以至慎而又申之以誥誡之嚴於是草茅

新進之士一旦拜手於
天子之廷而赫然見
上之所以期之者如此其深而求之者如此其重也則
天下之能者孰不思以材自見其不能者孰不奮發砥
礪而惟恐自棄於不材其受知遇之
恩而仰承
休命者孰不相勸為賢相戒為不肖此亦如天之曲成
萬物而不遺而非有司之奉行常法者所能操其尺度

而收之也且夫太學固天下之人材所聚而遊者也其立石於兹不徒使士之繹𡨚繹菜其中者覽遺逢
聖世之隆而慨然以慕且將使後之人數其名而刻責以求之以較其立心行事之實孰為材與不材而於
上之恩孰能稱與孰不能稱也此所以聳惕震慄感激奮興而兢兢懼不克負荷也故書石鑱之以示作興勸
戒之義臣肯堂謹珥筆而為之記

諸羅縣學記

蔡世遠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啟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牆皆圮令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啟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宦祠西有鄉賢祠

啟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祠迤西為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禮門義路墻之外為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敎之也世遠寡陋何知爰即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

純粹至善者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静無一之不誠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為最要朱子曰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義之間

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為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

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為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為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

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為國為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㪅也陳君為我言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人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敕修夏禹王陵廟碑記

李紱

虞書有乃聖乃神之頌故帝王之德曰聖德功曰神功然自古帝王之興皆得稱聖人其以神稱者則帝惟炎帝稱神農王惟夏后氏稱神禹意其所重在功有非思慮所及所謂聖不可知者耶刪書斷自唐虞神農氏或疑荒遠禹則虞帝所稱萬世永賴而孔子所謂無間然者蓋聖人之功之盛未有過於神禹者也禹葬會稽始見於越絶書吳越春秋然司馬遷自叙已稱上會稽探

禹穴劉向亦言禹葬會稽不改其列而史記正義引會稽舊記以窆石証葬處故累朝祀典凡祭禹陵必於會稽宋乾德四年始詔吳越立禹廟置守陵五戶紹熙三年重修明洪武三年復大加修葺五百步內禁樵採有司督近陵人看守蓋帝王代興並致尊崇然未有若我

朝之盛者也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閱視黃河慨然念神禹功德特幸會稽致祭發帑金二百兩賜其後裔增守祠二人復

御書地平天成四大字懸殿額又書江淮河漢思明德
精一危微見道心十四字榜於柱大哉
聖言百世以俟聖人不能易一辭矣舊廟像設修偉殿
陛嵯峨龍尾螭坳輦道齋宫咸脩歲久漸就陊剝雍正
十一年
世宗憲皇帝詔所在防護
歷代帝王陵寢浙江大吏始謀修葺經費未定十三年
總督臣郝玉麟因修海神廟成欲以餘金助修布政使

臣張若震料量修費需白金一萬二千兩有奇是冬大
學士臣嵇曾筠奉
今上特旨至浙江監修海塘卽兼管廵撫事遂繕疏入
告下部臣覆准以乾隆元年三月鳩工庀材明年告成
恭遇
世宗皇帝祔
廟配
天分遣卿貳祭告

歷代帝王陵寢而詹事臣李紱適奉

命祭告

夏禹王陵八月朔昧爽恪將祀事敬瞻新廟佳氣鬱鬱葱葱黝合煙雲丹耀星日神燈燗睒明威歆享百靈欽欤閟宮有侐咸有助焉禮既成臣若震述臣曾筠言屬臣紱為修廟記臣紱才薄識闇不足以鋪張

國家盛典因以對揚

聖天子尊崇古帝王之休命惟是廟始落成而臣紱首

奉祭告之

命趨蹌灌獻於殿陛之間蓋不易得之遭逢不敢以不敏辭謹叙重修端末繫之詩以示後之任封疆者得取法焉詩曰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參其中三才乃著繼天立極是惟聖人聖不可知乃進於神惟夏后氏開王之始繼帝之緒獨稱神禹玉帛萬國會於塗山會稽陟方乃葬斯原代致尊禮

國朝益備新廟奕奕祗薦祀事窆石發左菲泉濫前麗

牲之碑紀以茲篇萬世明禋陵寢是恃後有作者念茲
勿替

駕幸翰林院記

裘曰修

國家儲材之地厥惟翰林長安門東南隅院署斯在歲久且圮今兹甲子春

上命發太府金錢重葺之冬十月既竣事

上手書額其堂曰稽古論思曰集賢清秘是時掌院事者大學士臣鄂爾泰臣張廷玉

上詔所司卜吉送入院日庚午具鼓吹揚旌斿

駕發自乾清宫由午門出至則先

詣祀

孔子祠肅穆如禮爰

升座羣臣次第上謁畢各就位樂作

錫宴用唐張說麗正書院詩分韻

上得東音韻二首以倡坐於堂上者惟三十有六人咸

和又為柏梁體聯句凡籍翰林及嘗為是官者與焉蓋

百有六十五人酒三行樂闋

上因舉十八學士登瀛洲事謂臣爾泰臣廷玉曰卿等

庶幾無愧房杜矣顧朕弗及唐太宗耳又曰翰林之職非特文章已也因文可以見道爾諸臣當明體此意臣爾泰臣廷玉惶恐謹避席奏

陛下過唐太宗遠甚臣等譾薄亦思上佐

堯舜興中天之治然材分不逮竊自媿出房杜下羣臣皆頓首謝復

賜樂善堂文集性理精義各一部又名茶文綺及他物有差

上起如清秘堂羣臣趨出候
駕於沙隄之東未移晷吏部尚書公臣訥親捧
御製七言長句四首宣示則
上又于更衣次所援筆立成者也羣臣跽誦之餘懽喜
讚歎以為此自古帝王所未有須臾
駕出欽承
天語更鄭重于末章戒訣崇實之意唐哉皇哉一堂咨
儆直比隆于賡歌颺拜之庥風焉我

國家定鼎百有一年于此矣
聖聖相繼歷于
四朝禮樂之興宜在今日夫翰林者文章道德之府而學校之本風俗之原也說者謂自百辟卿士下逮一命之吏皆有所應盡之職而翰林一官獨從容瑣闥若無所事事者而
朝廷待之又最近且優以為是蓋清華之選此豈無故而苟以榮其身歟人臣幼學壯行遇合嘗不可必而今

得遭逢

昭代親炙

聖人此古人所畢世不能酬之願廼幸親得之然則思

德意者非特分所應爾亦後世史冊中無窮之責望也

所以仰稱

臣官翰林又備員

講幄記動記言玆為臣職執簡誌之豈以詑詞臣稽古

之榮哉

來牛石城記

常安

都江古州之徑流也由諸葛營而西為上江其源出都匀獨山州由諸葛營而東為下江其流通粵之柳州夾江盡苗藪也下江多峝苗上江多山苗而山苗尤悍上江山重箐密地極險阻雍正七年勦撫叛服不常亦上江為甚厎定後議置營汛於上江設一協鎮轄兵二千二百名駐水陸扼要之區曰來牛辛亥撤師題建土城予聞其地土疎易圮土城恐不足資扞蔽癸丑春以改

建石城入
告蒙
俞旨允行爰飭新設通判鄧瀾董其事且諭之曰苗新嚮化慎勿以鼛鼓滋擾而附近居民苦苗蹂藉凋殘之餘不堪重役務厚其值以徠傭者庶工成速而苗與民皆無傷甲寅春二月工竣計高一丈女牆高四尺下廣八尺上六尺周圍六百三十九丈有奇城門四東曰陽和西曰慶和南曰薰和北曰化和於是都勻之父老子

弟忻忻然來告曰來牛石城成矣官兵永駐於此以控制諸苗而今而後誰復敢入我村落掠我子女牛羊者乎誰復敢張毒機奮長矛伺我於林莽奪我財而戕我命乎入安枕席出履康莊吾儕小人何其幸哉且崇墉仡仡不特為吾一方萬年之利即遠近隣邑皆可恃為犄角以無恐茲城之功不其偉乎曷可忘其所自始也請記之余因思來牛為上江扼要之區向無城垣故崇山湍水皆為苗險今石城既成天造之山為我屏障激

蕩之水為我塹壕由是上江固而下江亦固下江固而丹江清江靡不固

聖天子南顧之憂不藉是少攄乎孟子曰地利不如人和傳曰衆志成城是城可恃而尤有可恃者在守其可恃者而更無忽其尤可恃者余能無望於後之君子哉時余有撫江右之

命不敢以行速辭遂記之

皇清文穎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　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皇清文穎卷二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皇清文穎卷二十一

跋

書朱子五朝名臣言行錄後

果毅親王允禮

朱子所編五朝名臣言行錄其事與辭皆取之並世人所撰次汎覽之若無以異人及究其所以勸懲之義然後知非有道有德者莫能裁也趙中令之謀國功莫並

馬而其忮害貪冒之私弗諱也王荊公之誤國毒民甚矣而內行之修弗遺也至議差役則非司馬溫公而是章惇蓋過以功覆則啟才士以恣睢之心瑜以瑕掩則名虧者將怠於善大賢也而一眚之不隱大奸也而一言之當必錄然後君子益自嚴而小人不甘於暴棄其他平列嘉言善行者雖多而指要類如此夫據事直書而善惡細大表裏畢見惟春秋為然故韓子稱為謹嚴下此記事記言莫良於左史而左氏是非多蔽於俗論

故病其浮誇而文中子推史記為實録然觀其僭衛霍於倖倖而進朱家郭解為賢豪則亦不能無激於意氣之偏而失其實矣朱子法春秋作通鑑綱目義例其徒承而修之雖未能盡合經意而所發諸史之蔽實多是編乃手訂也其有得於謹嚴之義宜矣用此知記事與言亦非有道有德者莫能任也

御製葡萄詩跋

誠隱郡王允祉

葡萄出自西域傳於漢史咏於唐詩至今傳為盛事然張騫間關萬里僅得種以歸我

國家威德遠播四海歸仁哈密國者版圖之最近者耳入貢葡萄至有十種

至尊既賜儒臣賦詩紀事

親灑宸翰賜及臣祉捧讀之下豈徒

奎章璀璨雲漢為昭抑以見我

國家懷柔之廣喜起之休遠超於前古矣謹為之頌曰

西域佳種漢世初傳

皇仁廣被萬國

堯天飛潛動植獻瑞呈鮮不寶遠物所寶惟賢

恩頒碩彥璧耀珠聯

天章揮灑鳳翥鸞騫永言瞻仰夙夜敬虔

明良交泰輝煌簡編

御製文集恭跋

張英

臣英竊聞文者載道之器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心法道法其最著者莫如欽明濬哲勤儉智勇肅雍敬勝後之人得因其所傳以遡其所存而知其德之盛者則惟賴乎典謨誓誥風雅之文炳日星而爛雲漢也欽惟皇帝陛下宗二帝之心傳躋三王之治理海寓光天之下罔不率俾景運隆祚覃固麗鴻萬幾聽覽之暇輒著為古今諸體文章詩什積時旣久

編為若干卷臣伏而讀之有言性道之文焉危微精一
經綸參贊皆探其源而抉其祕直以
聖心之所緼蓄者發而為文遠而洙泗近而濂洛關閩
無不同體而共貫也有言政事之文焉明作惇大百度
維熙休戚痌瘝萬物一體直以
聖政之所敷錫者發而為文其中正宏備則周官立政
之遺軌也有
兩宮祝頌家庭賤奏之文焉立敬立愛純誠篤厚合萬

國之歡以天下為養無非

聖孝之所流而不能自已者也有誡勉臣下之文焉勞

來匡直扶獎誘掖使咸入於君子之域則放勳之所以

教也有流覽景物抒寫性情之文焉則對時育物涵濡

萬類昭蘇羣品如造化之亭毒凡飛潛動植之微無不

暢遂於其際也惟如是故不事雕鏤纂組而自然麐炳

喬皇若斯之盛譬諸天地之景星慶雲滄溟岱華光華

屹峙亘古及今極天下之至文豈有能逾之者哉臣侍

從左右伏覩
聖人之學博而無所不該而必以六經為根柢故
聖製諸篇窮極高深得易之奥典重鴻碩得書之大渟
泓蘊藉得詩之厚褒貶謹嚴得春秋之法條理暢達得
禮之序又從而博綜諸史穿貫百家而指歸不外乎是
以經學為文章固宜乎文之廖炳喬皇而不可尚也猗
歟盛哉臣英不揣固陋敢拜手稽首而敬識於簡末

御製夏日登景山詩跋後　　張英

康熙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皇上以幾務之暇偶幸景山命臣英臣士奇侍從

上攬轡登景山之巔周覽四郊俯視宮闕東望薊門西眺桑乾煙樹蒼深河流浩瀚近在指顧之間

天顏怡暢二臣咸得寓目焉時則禾稼被野方待優渥之澤俄而雲起西麓雨過龍樓

聖心顧而悅之

御製詩一章有時雨將來之句詩中之所謂
君臣同樂者蓋有樂乎此也臣自蒙
恩入侍
禁庭
天章雲漢時得而捧讀之大約篇什之中必以四海八
荒為念蒼生赤子為心上述
祖德躬展孝思憫農事之艱難勞征人之況瘁揆諸古
昔虞帝喜起之歌武王户牖之銘其曷加焉故雖一豫

一遊一篇一詠而心不忘乎百姓如此則凡觸乎
聖衷而發為
睿藻者皆於此可類觀矣豈獨光麗日星聲諧金石足
以超往牒而軼前軌哉七月十八日
上御迎涼之殿揮灑
宸翰書此詩以賜二臣楷法精嚴龍翔鳳峙此希世之
鴻寶二臣何敢私焉敬勒之貞石以明
聖心之所在獨重民時亦以幸二臣之榮遇千古不多

見而愧汗惶悚之不能自已也

御書千字文跋

陳廷敬

臣惟書稱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昔者史臣將紀一代之至德至道大經大法必先首稱曰文文綦重矣而伏羲龍書神農穗書黃帝雲書爰自三皇已崇書道書綦重矣我

皇上弘帝王之治統闡神聖之心傳天文章敷

御書昭賁紹隆皇古濟美唐虞盛哉弗可及已臣嘗見

萬幾餘閒手不釋書煒煌

聖製煌曜斯文良由天縱生知加以時敏典學故盛德日新大業丕顯如斯其至也若夫

親御翰墨旬月所書數踰萬幅祕府之藏充函溢棟時

蒙

賜賚臣工鴻寳流傳光被天壤矣至

御書千文真行草書已有數種各極其妙頃

示臨米芾千文仙毫結字奎藻聯篇如日月星辰之麗於天而高莫能窮焉如嶽鎮海瀆之奠於地而厚莫可

極焉臣等前所謂體勢則經天緯地風采則出聖入神也璧合珠連龍翔鳳舉八丈六義應手從心運闔闢之樞機用文章之矩矱高掩東晉直轢襄陽臣等前所謂無美不臻靡法不備者也神完氣足幾動天隨儼然太乙下觀自有百靈潛衛臣等前所謂千言長幅立刻揮成自始至終無一懈筆也遂以是卜聖祚之遐昌慶嵩齡於億萬凡此賡颺之實洵為遭遇之隆臣等前請橅勒貞珉恭綴跋語荷蒙俯允敢布悃忱臣廷敬不勝瞻

仰榮幸之至

御書後跋　　陳廷敬

臣伏覩我

皇上聖神御極勤政典學文治光昭聲教遐訖粵稽往古載籍所稱若斯之盛者其在唐虞之際乎尚書稱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稱舜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曰明曰文紀其盛德之彰著者也曰欽曰恭紀其盛德之積於內而立其本者也故凡推而行之大經大法舉而措之一事一物罔不由是我

皇上紹執中之統闡精一之傳見於政治而發為文章者洵已恢二帝之鴻綱冠百王而首出矣至若燕閒之頃親書冊灑翰墨凝神穆清天行日晶下飾萬物規橅往昔獨運

宸衷則依然聖學之心傳也昔人謂書者心畫柳公權告唐宗曰心正則筆正而程子有言作字須敬即此是學自昔賢臣大儒莫不以書道為心法所關故其大要亦惟以敬為本是則敬者政學之本原萬事之根柢也

臣在

内直一日見

手敕示諸臣曰人非敬則百事無成雖百工技藝之末非敬亦無以自立況立身行己之大乎大哉

聖言此堯之欽明允恭舜之温恭允塞也自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執中者敬也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申堯之説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者敬也厥後成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皆敬也而仲虺之告湯曰愼厥終惟其始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愼也欽也皆敬也周公之稱文王曰於緝
熙敬止武王之告康叔曰惟文王之敬忌又曰敬勝怠
者吉則是二帝三王無不以敬為相傳之心法者彰彰
其如是也今日者光天之下至於海隅
聖文
聖書靡弗照被萬邦黎獻悚息仰觀僉曰
聖人在上煥乎文章抑知有所原本而然與臣謹奉

恩賜

聖書恭摹勒石因推言主敬之義紀於簡末盖臣所曾

見於

黼扆之前用以傳示子孫垂之永久臣不任榮幸之至

起居注冊後跋

陳廷敬

伏覩
皇上仁愛生民勤勞庶政彌歷年歲罔有間怠至誠感孚天人協應以故頃年以來驅除禍亂奠乂烝黎所向
奏功今年十月逆渠授首滇南大定封疆萬里灌燧銷烽措天下於袵席之安數職貢於車書之會盡天所覆悉享悉臣武功燀赫超踰往古此雖决策廟堂信威域外將士恪秉成命集此大勳而揆其所以制勝之由實

皆本於
皇上憂勤惕厲仁民愛物之一心故受捷之日有戚容而無喜色羣工請上尊號至於再四而謙讓彌堅至德益廣珥筆之臣執簡備書與有光曜至若莅阼迄今嚴
郊祀事
兩宮謹天戒急賑恤慎刑獄以惜民命重文學以興士風優禮儒賢好問好察歲所冊記無虛日曠時皆班班可考匪有文飾而臣獨謂征伐之功由於仁民勤政之

所致者蓋惟仁者無敵於天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其在唐虞君臣相戒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保治戡亂其道同也孰謂武功者定非仁民勤政所由致哉繼自今

皇上益思上天所以輔德之意荅下民所以懷惠之心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慎而加之以兢業使美實光輝日新歲益書之典冊垂休無窮至於萬世永為法則其不亦偉與

御賜詩恭跋　　　　　　　　陳廷敬

康熙戊午秋七月臣廷敬奉

詔於

大内修書臣英臣士奇以其夏日侍從登景山

御賜詩示臣廷敬臣拜手言曰嗚呼盛哉此有虞氏喜

起之歌也二臣何以致此臣歷觀自古帝王功德著於

當時聲名稱於後世者必其君臣之間有魚水之歡無

濶絶之迹至於文學論思之臣尤引而近之相與賡歌

褒以篇什所以示寵異通孚感而禮賢重道也三代以
降惟唐之文皇宋之太宗為最著我
皇上誕縱聖能虛懷善下優遇儒臣超軼唐宋以來之
英君誼辟而
宸章睿翰天光昭回絢采神霄下被萬物洵卓絕前古
矣今伏覩
聖製穆穆穆穆焉洋洋洋洋焉既曰君臣同樂而又曰時雨將來
盖其相得益章誠即明良喜起之義而所謂綢繆未雨

丁寧誡儆之旨未嘗不寓其中二臣宜何如為報哉是宜鑱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傳之無極英士奇俾臣識於後謹盥沐書焉是歲九月甲子臣廷敬恭跋

起居注書後

徐乾學

伏惟皇上御極之二十一年逆孽削平王師奏凱偃息兵革修明禮樂天人合應書軌齊同宇内樂康天下寧一四民遵業萬類蕃滋二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威已無不加德已無不被皇哉唐哉此至治極盛之象也乃皇上親詣奉天

陵寢昭告成功思

祖宗創業之由溯王氣發祥之始

車駕所至赦罪蠲租萬姓顒顒欣欣無不銜戴

聖澤至於

聽政御講寒暑無間懼閑臣僚燕安之漸申戒再三期於天工無曠百職修舉賞功與能簡賢出滯小善不廢片言是褒諸如治河理漕恤兵愛民尤惓惓致意當此永清耆定益為久安長治之圖識有書之即可傳垂之

皆可法者雖堯咨舜儆亦莫能過而豈區區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所可彷彿萬一者歟 臣等備員珥筆日從侍
直之餘仰瞻
天表飫聞
聖謨竊謂於
皇上法
祖勤民之至意似與中外臣工僅從用人行政諸大端
窺見

如天之度者稍為加詳焉而媿不能一一記之於冊也夫致治之道曰誠曰一誠則久而不息一則貞而不雜

皇上好生之德浹於幽遐可謂誠矣兢業萬幾始終無間可謂一矣君心之所係即政治所以久而無斁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於此謹執簡屛營而書於後

恭跋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後　　張廷玉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臣等恭注

御製避暑山莊三十六景詩仰見

皇上聖學崇深含經味道純粹以精發為詩歌上繼雅

頌囊括百家臣等學識弇陋管窺蠡測未能宣揚盛美

茲蒙

恩諭俾得附名簡末且喜且愧不容於心欽惟我

皇上聲教覃敷極天所覆盡入版籍要荒之外率同畿
甸自
京師東北行羣峰迴合清流縈繞至熱河而形勢融結
蔚然深秀古稱西北山川多雄奇東南多幽曲茲地實
兼美焉盖造化靈淑特鍾於此前代威德不能遠孚人
跡罕至
皇上時巡過此見而異之念此地舊無居人闢為離宮
無侵民田廬之害又去

京師至近章奏朝發夕至綜理萬幾與
宮中無異乃相其岡原發其榛莽凡所營搆皆因巖壑
天然之妙開林滌澗不采不斵工費省約而綺綰繡錯烟景萬狀標其尤者凡三十有六清涼爽塏於夏為宜每至盛暑則奉
皇太后駐蹕焉泉甘土沃居此逾時
聖容豐裕精神益健蓋
皇上憂勞萬民德合於天故 天特開靈境以待

皇上之遊息也臣等忝列侍從時
賜讌遊諸景皆嘗目擊而莫能摹寫及伏讀
御製詩則林泉蒼靄一一湧現於胸中蓋此地之景乃
天地山川自然之氣所發著非
皇上化工之筆莫能傳也而臣等尤有厚幸者伏讀
御製避暑山莊記及諸詩奉
慈闈則徵寢門問膳之誠憑臺榭則見茅茨不翦之意
觀溉種則念稼穡之艱難賞花時則驗陰陽之氣候玩

禽魚則思萬物之咸若凡讀者因詩以求諸景之勝豈獨未見者如親歷哉即

皇上敬天勤民與覆載同流之氣象可以昭示天下萬世永永無極矣

恭跋

日知薈說　張廷玉

在昔三代聖王之治皆由學而成凡散見於詩書者其根源可尋繹而見也漢唐以後明哲仁厚之君非無性資之高求治之切者而終無以躋於三代之隆蓋由學焉而未探其根源故所以濬其知者不能深而致於行者不能篤耳我

皇上徇齊敦敏夙承

世宗憲皇帝之教自問寢視膳而外耳目心志一用之於學而他無間焉故於五經四子之書早洞見其根源而參考漢唐宋元諸儒之義疏以折衷於至當循是以觀諸史其治亂安危之幾無微不察也循是以慎取百家之言其出入離合淺深之數無隱不燭也循是以懸衡人物推極事理皆灼知燭見而無匿情用是發為文章言高而旨遠理達而氣昌得心應手俄頃立就而迥出於前賢思議之表臣廷玉奉

先帝恩命簡侍講讀十有餘年實親見焉曩者彙集衆
體爲樂善堂文鈔既承
命而爲之序近復别擇論辯之文二百六十條爲日知
薈說仍
命臣跋之伏見
皇上繼序以來凡見諸政教者一準乎天理而應乎人
心之不言而同然是以數月之中近自邦畿達於海隅
山陬莫不欣欣然若時雨之沃其心陽春之被其體蓋

我

皇上好古敏求日有孜孜以致其知者既深且固故今之宵衣旰食以行所知者篤實充周時措咸宜由是以往法天行健恒久不已則德化所成直比隆於三代豈惟遠過漢唐而已哉臣廷玉讀是編而為天下臣民慶者彌厚且遠焉敬特依

日月之光挂名簡末而與有榮施也

日知薈說跋

鄂爾泰

孔子大學一書用傳古聖王明德新民之道其所從入以致知為始事而誠意次之蓋未有意不誠而能修齊治平一以貫之者也未有知之不極其至而意能誠者也見於經傳者至湯武君臣始相與言學高宗成王尤勉勉焉湯武上聖而孟子以為反之蓋聖學之難純如此然非謂性之者遂無所為學也觀堯舜禹相傳所以審辨於危微之介者非致知之學乎所以致精致一以

守其中者非誠意之學乎臣鄂爾泰獲侍
皇上講誦於今五年矣曩者嘗承
命序樂善堂文鈔其義蘊之深閎風格之高古有目者
共識而臣竊覩我
皇上鎔經液史所以究興衰治亂之根源察邪正是非
之幽渺者皆不襲前賢之緒論而必求自得於心又時
就所言反求諸身私慶
聖心實能以致知誠意之學體驗於

當躬而重為四海生民幸也
御極以來動應民志實政實心懍乎天下用能以數月
之中俾老幼賢愚皆忻忻然自得於遐荒萬里之外近
者
幾務餘暇復自擇論辨之文前集所未載者為日知薈
說
命臣等各綴跋語而
御製序文謂錄此以驗諸行事伏念我

皇上今茲治教之日興乃曩者典學致知之明效也而猶不忘素學時以自體察又設誠於內而致行之之大驗也夫湯武以堯舜為必可學故能為湯武高宗成王以湯武為必可學故能為高宗成王以

聖性之高明

聖學之淵粹而加以

聖心之誠一三代聖王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臣少備宿衛未暇殫心載籍謹就所夙聞於經書者達其愚悃言

之不文而以承
寵命為愧而已

樂善堂全集跋

張廷玉

臣聞文以載道而道本于身故必實能明道而文始可貴必實能身體而道始能明我

皇上躬濬哲之姿夙承

庭訓緝熙光明聖學淵茂臣自雍正元年蒙

世宗憲皇帝恩命得侍

左右于今十有餘年伏睹我

皇上稽古遜修研精經術于六經四子之書儒先之緒

論諸史之成蹟博觀約取剖晰精微舉天人性命之理
政治之所從出皆得其大本大源之所在寒暑晨夕矻
矻孜孜融洽貫穿與道大適故發之于文日新富有麟
炳爲皇充溢緗帙曩者
親定樂善堂文鈔十有四卷臣既承
命而敬序之矣
御極以來勑幾清宴乃合前後所著選定編次為
樂善堂全集臣受而讀之其義藴之宏深則經緯天地

無乎不包其辭藻之贍博則鎔鑄古今無乎不備仰泰岱而知衆山之卑觀河海而知行潦之細誦聖言而知百家衆說之凡淺巍巍乎煌煌乎洵宇宙之鉅觀也臣

仰惟

皇上聖學高深固非擬議所及而竊謂其所以發而為至文者由道之蘊積者深也夫道豈獨為文而已聖賢本是道而垂彝訓帝王體是道而成治功

皇上本皇極之敷言既已見諸行事中外欣欣文德誕

被矣而猶夙夜孜孜因言考行所謂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金聲而玉振之者誠在今日而是
編也天德王道合為一焉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與詩書
相表裏而世為天下則又何疑哉臣校錄之次伏讀
御製序文竊有以知
聖心之所存茲奉
命綴言簡末仰至文之炳蔚而拭目以觀至治之日升
海内臣民涵泳

聖澤偕登大道區區蠡測所及葢不能自已云

樂善堂全集跋

福敏

臣福敏叨陪侍從諮廁細旃廣廈之間十有八年於此矣親見我

皇上以天縱之聰明殫日勤之學問自六經四子以及諸史百家無不登其堂入其室嚌其胾味其腴於道則

宗二帝於法則統三王於學則承孔孟凡作為文章以及偶爾吟咏皆藹然以萬物為一體而與天地同流

御極以來以仁心布為仁政四方萬姓莫不喁喁向風

從欲丕變向也見之文章今也行之政事洵典謨之繼響雅頌之嗣音匪徒有其文確有其實也夫聖神之德作式萬邦今天下臣民皆以躬逢聖世為至幸而臣不惟逢其盛且近其光不惟仰瞻殿陛之間而且侍從左右積歲積時至於如此之久葢視天下臣民為尤幸也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魏徵之告文皇曰始之非艱終之惟艱

皇上舉平日所常言無不見之於實政則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行既與知一則終必與始一如天不已應地無疆斷可知矣臣又聞古人言禮樂之興俟以百年王者之仁要諸必世我
國家定鼎以來
列聖相承於今百年正禮樂大興之會而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立之斯立動之斯和漸仁摩義捷於影響臣雖衰朽無能未克仰贊

高深猶得優游

禁籞曲沐

慈仁與海㝢羣黎共遊昇平盛世作為歌詩以詠王化之成豈非至幸中之尤幸也歟臣區區至愚不勝厚望焉

日知薈說跋

楊名時

臣謹稽在昔中天之世聿垂典謨之文其間執中一語舉心法治法一以貫之誠聖學之樞極王道之綱維也凡典謨中所紀欽天授時知人安民亮工熙績諸務何一不從執中流出者乎臣恭誦我

皇上御製日知薈說一編尋繹反復始獲稍窺端緒首言政事則自體元長人探治本以及治具於任賢儲材教養兵刑之屬一一提其領要而歸於謹德禮導和敬

以化成天下為之在優游而循其序持之在兢業而要諸久至哉言乎蔑有加矣繼論心性遡自於穆流行絪縕化醇之始暨人生而靜感物而動之餘五行稟為五事五性達於五倫善復其初者在明善而固執主敬以存識天人一理體用一原洵文簡而義該言近而指遠也至於闡發經學尤為剖晰精微開示明切獨得聖賢之心而不泥其辭善會古人之意而不襲其迹期於體之身心純粹而不雜措之治理溥徧而宜民披撥浮華

以見本根陶鑄百家以歸大雅從茲一道德而同風俗

悉於經術之旨明決之矣若夫上下千餘年間美任賢

從諫懲用佞剝民褒正直忠厚斥僉邪險僻崇敦本務

實之圖破迂庸膚末之見悼仁賢之不究厥用惜明良

之難以適逢望古慨然及身思見殆情激而懷長何識

高而度遠布之邦國天下有不奉為千秋之寶鑑振古

之鴻篇者乎抑臣由

皇言而仰窺

皇心盖於執中之指不啻神相授面相稽矣外而發之政事内而蘊之性情精而剖經義之異同大而鑑人倫之得失莫非本一中為體驗而灼見源流操一中為權衡而不爽毫髪者良由我

皇上天亶聰明遜志懋學以至德而凝至道正值我

國家重熙累洽之期行見海隅日出盡躋於風動時雍有不覺太和元氣洋溢於

宸章

睿藻閒矣臣不勝忻悚輒忘其弇鄙矢口而颺言焉

日知薈説䟦

邵基

臣聞帝王之學必求端於天天以剛健中正運行不息而成歲功帝王法之精一執中懋昭厥德如禹之思日孜孜湯之聖敬日躋周成之日就月將悉皆遥接心源恢張治道而先天後天與時偕行以馴致久道化成之盛我

皇上纘承大統建極綏猷於用人行政阜民敦俗之方犂然各當蓋由夙遵

世宗憲皇帝庭訓遜敏敬修孰復六經四子之書旁及
儒先之緒言諸史之義法靡不深探力索洞其根源故
舉平日所緼蓄見諸治教體立用行與在昔聖帝明王
若合符契臣自辛亥嵗侍直
內廷敬讀
樂善堂文鈔廣大精微檃括道統嗣後詩賦古文日加
裒積臣基親見
皇上引筆洋洋千言立就而論說尤多自身心性命國

政民生以暨衡論古人一經研剖精義卓立星辰麗而
江河行茲以
萬幾餘暇親揀擇若干條定爲日知薈說夫日君象也
易曰日進無疆詩曰如日之升
皇上徇齊典學緝熙光明精神貫注於億萬斯年而朝
乾夕惕法天行健廸知而允蹈焉心源治道一以貫之
凡是書所載包含萬有囊括古今洵典謨之矩矱官禮
之菁華也臣就日近光早得霑沐

聖訓景星慶雲先覩為快今復
賜讀成書承
旨附名卷末益欽
盛德大業富有日新而臣材質譾陋仰荷陶成於數言
錫極之中識屬遭逢之厚幸云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恭跋　汪由敦

臣等恭注

御製圓明園詩仰見

皇上聖性淵涵鈞陶萬有闔闢元化斡造物機星漢昭回日月糺縵臣等注輯之次如陟泰華而見雲霞峯嶤之奇秀泛溟渤而睹洪瀾瑰寶之瑋麗目眩心震莫能名言臣等竊惟周書無逸言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而大雅靈臺之篇盛稱其臺沼苑

囿禽魚馴獸之樂葢惟有文王之勤乃以有文王之逸而文王之樂其樂囿文王之緝熙光明穆穆不已於敬正如天道健行不息而四時行百物生鳶飛魚躍一化機之洋溢鼓盪而不自知也我

世宗憲皇帝葺

聖祖仁皇帝賜園以為豫遊臨御之所嘗

御製為記備述緣始

皇上因其舊而居之親灑

天章敬為後記繼志述事後樂先憂
聖心所存昭示天下後世者旣詳哉其言之矣
慈闈視膳之餘
萬幾聽覽之暇仰觀俯察暢洽
宸襟觸緒興懷形諸篇什爰仿
避暑山莊詩例標舉勝景分題繪圖序而咏之凡四十
篇臣等伏讀
御製後記有曰宮室服御得其宜適以養性而陶情失

其宜適以玩物而喪志大哉
王言夫豈惟宮室服御為然研聲律務博覽先儒亦以
為譏唯寓意於物而不為物役斯無入而不自得焉
皇上敬
天法
祖勤政愛民自
御極以至於今旰食宵衣念茲在茲未嘗稍釋偶有寄
託發為聲詩熏風晨露之歌天機盎溢非作意雕刻而

為之者然即是詩敬讀之臨殿宇則思
鴻業之克纉憑亭榭則思
儉德之貽謀閱農圃則思
教稼之遺規覽動植則思
栽培紊養之厚澤登眺攄寫掞藻揚葩何往非紹庭衣
德之
孝思對時育物之
聖意哉臣等僉昇陋膚末挂漏實多幸得挂名簡末敢推

聖天子緝熙敬止穆穆不已之德自然流露於詩者究極言之以志管窺蠡測之萬一云

御製盛京賦恭跋　　汪由敦

臣等伏蒙

皇上宣示

御製盛京賦三千三百餘言臣等依文輯注統若干萬言仰見

睿藻𤼵皇暉麗雲漢函宇宙綜古今炳典謨鎔圖籍自書契以來著作之府鴻章鉅篇未有盛於斯者也洪惟

我

皇清凝受寶命奠億萬載丕丕基肇迹神皋撫臨中夏
發祥流慶實始
盛京臣等竊嘗誦詩周文公名康公推述先王先公之
始基靖民自有邰漆沮皇澗過澗陟降原隰以至作豐
遷鎬築城度室之事臯門應門靈臺辟雍之宏規于耜
築場索綯祭韭執豕酌匏之故俗微而松柏厲鍛周原
堇荼囿鹿潛魚備形於雅頌凡以明著祖德遐暢皇風
薦扶輿之嘉祉肇繼序之永圖豈徒侈都邑之隱軫夸

陸海之膏腴鋪張炫耀藻貴觚翰云爾哉欽惟我

皇上纘

列聖之鴻緒際三登之景運修懿典邁舊京備

法駕奉

金輿罄歷載之積誠詣

橋山而展孝禮成肆覲會同有繹以燕以賚中外禔福

望幸之黎庶閭

和鑾而歡呼扶杖之耆老瞻

翠華而相慶

祖

宗之靈斯格臣民之和允洽於是本覲

光揚

烈之忱溯

基命造邦之統攬形勢之渾雄仰宮闕之素樸緬英賢

之勲績懷風化之忠厚華實之毛充牣澍濡之澤鴻厖

穆然

遠念知夫天作帝省之勤所以孚虞𦫵夏甄殷陶周者

厥有所自爰攄

寶墨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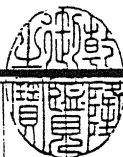
奎章思若湧泉筆不停綴勒為斯賦垂示無極乾坤之

容日月之光雲霞之采山海之藏覩化工而雕繢纂組

不足以為色聞韶濩而鏗鏘考擊不足以為聲彼研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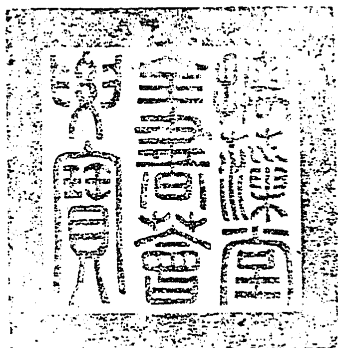
十年鍊都一紀者曾何足仰企萬一哉臣等徵金匱之

祕稽延閣之儲旁羅四庫綴緝二酉疏舉徵引多慙漏



畧附名簡末榮以為愧

皇清文頴卷二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劉　書